



以葛思德(上图)命名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,位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(右图)内。



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



中国台湾地区曾出版葛思德所藏古籍书目二种,一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志,王重民先生(上左)写的,屈万里先生(上中)加工的;一本是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特藏组主任吕彼得先生(上右)编的《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》。



◀ (上接2版)

左右。即以燕京馆所藏善本古籍的质量来说,在1500部明刻本中,不见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、香港特区以及美国、日本等重要图书馆收藏者即有188部,是各国内图书馆所没有的名目,或者没有那种版本的。又如,因乾隆三十八年编辑《四库全书》而被禁毁的明刻本,即有70余种之多。其他如难得之本、精雕之帙比比皆是,它的所藏在欧美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学中应是独占鳌头,首屈一指的。

我希望能够把收藏在“燕京”的比较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揭示出来,因为那批善本书包括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时期的刻本、稿本、抄本、校本、版画、活字本、套印本等,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都是国内所不知道的,有些书难得一见。最初我曾整理1500部的宋、元、明刻本,写了一部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,有152万字,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。

后来,哈佛燕京又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、浙江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位专家,作为访问学者,和我一起撰写了当

年没有完成的善本书志,也就是用“哈佛模式”继续将每书之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、序跋以及书中的有关信息,如行款、扉页、牌记、藏书印等揭示出来,包括书之内涵,四位专家每人都写就了20多万字。其中珍稀之本如明杨继盛手稿《弹劾严嵩奏疏草稿》、明蓝格抄本《钦明大狱录》、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《离骚草木疏》、清吴騫稿本《皇氏论语义疏参订》、清丁日昌稿本《砲录》,以及二本《永乐大典》等皆是。后来完成的那套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》共6册(含过去我写的宋元明刻本),400万字,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并于前几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。

我在“燕京”时,曾专门编就了一套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》(宋元明刻本)。这套《汇刊》当年选书时,有两个前提,一是国内各图书馆都没有入藏的,也包括台北的“国图”、“中研院”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、台湾大学图书馆、台北故宫图书馆等,香港的中文大学图书馆、香港大学图书馆,日本静嘉堂文库、内阁文库、尊经阁文库、京都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等。二是有学术价

值的。我拟定了一个188种的书单,经过北京方面的再三甄选,最后核定为67种,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出来了,有37大册。这其中就有《潞城县志》《龙门集》《三渠先生集》《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》《新刻全像张子房赤松记》等。由于“燕京”所有的线装古籍,包括那些善本书,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,所以我把《丛刊》当作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归,那就是把藏在哈佛燕京的重要、难得的图书影印出来,这样国内的学者就不必专程跑到美国去看了,不必花路费、花过多时间,只要看影印本就行,因为它已经化身千百,成为印刷品了。

2011年2月,我从哈佛燕京退休,在此之前,我拟就了一份《“哈佛燕京”拟印清代珍稀善本目录》,含罕见清代善本、稿本、抄本181种,包括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、册数、索书号等,选择的标准同《汇刊》。此份书目乃是为以后哈佛燕京与任何一家出版社合作时,可以按图索骥之用。影印之依据,系在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时,曾查过多种工具书、参考书,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各家善本书目等多

不见载。像清颜伯焘、颜培文等纂修的稿本《连平颜氏宗谱》不分卷、稿本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不分卷、清佚名撰清初抄本《文渊殿》不分卷、清王鸿钧撰稿本《宾鸿吟稿》八卷《续稿》三卷《海滨纪事》二卷、清周广业撰周勋懋、周勋常辑稿本《蓬庐文钞》八卷、清邵履嘉撰稿本《耘砚山房诗集》二十五卷等。

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以葛思德来命名的。葛思德是商人,因为视觉方面的问题用了河北定州的眼药,居然给治好了。所以他也对中医产生了兴趣,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购买中国的那些医书,以后发展到购买经部、史部和子部的其他部类,也包括集部的一些图书,就这样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了。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,我提出想看什么书,馆方的工作人员就把善本书库的钥匙交给我。因此我可以进入善本书库,把自己关起来,看想看的书。当然图书馆方面,对我有礼遇,他们是彻底相信我的。

葛思德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有367种,如将其与《中医古籍联合目录》作比较,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中國国内所没有收藏的,非常之难得。它还收藏有1100部明刻本,这个数字在海外来说也是较大的。如果和国内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相比,很多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它多。辽宁馆、吉林馆、黑龙江馆、新疆馆、内蒙馆、宁夏馆、青海馆、甘肃馆、江西馆、福建馆、广西馆都没办法跟它比。或者拿高校图书馆所收藏的明刻本数量与之比较,华东师大500部、南开大学600部、厦门大学200部。能够与其相比美的,那也只不过是两家,一家是清华大学图书馆,还有一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。当然,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都要比葛思德多得多。

中国台湾地区曾出版葛思德所藏古籍书目二种,一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志,王重民先生写的,屈万里先生加工的;一本是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特藏组主任吕彼得先生编的《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》。《旧籍书目》这个书名,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书籍的目录,实际则不然。目录里包含了几十

种的明刻本,还包含了一些清初刻本,我们所说的清初就包括顺治、康熙、雍正到乾隆时期所刻的书。很多人可能都知道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收录范围中有一条,即凡是明刻本它全收,清代刻本中的康熙刻本也好,雍正刻本也好,乾隆刻本也好,凡是流传比较稀少的它收,流传过多的不收。但是那个《旧籍书目》中,有不少很冷的书名。这个冷,第一是你的直觉,第二你可以去查一些工具书、参考书,或许这种冷名头的书,国内绝对没有,果不其然,一查就是没有。所以我当时跟葛思德馆的一些朋友交换意见的时候就说:“你看你有那么多好的、难得一见的图书,如果能够把它们编成一本汇刊,再把它交给国内的出版社印出来。化身千百,嘉惠学林,让学者、研究者都可以利用,那多好。”但可惜的是,要花时间,要找人来做。

葛思德馆除了它的明刻本之外,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应当引起注意。第一种是《磻砂藏》。这是一部大藏,有六千三百六十二卷。《磻砂藏》是南宋时在江苏集贤所刻,一直到元代才结束,因为部头太大,所以寺庙必须向社会大众集资。但大藏印出后,在明清两代就从来没有被各种公私目录著录过,或在清人集子中提及过,一直到1924年,康有为到了陕西,在陕西的开元寺和卧龙寺,发现了《磻砂藏》。葛思德馆所藏是1926年,一位海军武官吉里斯在北京大悲寺发现的,后来偷偷地运到了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,又从麦吉尔大学转移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,具体经过无从得知。《磻砂藏》十分难得,全世界共五套,其他的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、陕西省博物馆、山西的崇善寺、日本的杏雨书屋。

第二种是两册《永乐大典》。中国大陆收藏《永乐大典》最多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,大概是200多册。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原北平图书馆的有60册。现在全球所有的《永乐大典》加起来还不到原来的零头,《大典》是明内府抄本,总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,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著录看,尚存二百四十六卷,所以存世不多,非常难得。在美国,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两册,哈佛大学的霍夫顿图书馆(Houghton Library)有一册,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册,

(下转4版) ▶